



周宏昌

51.8.6.生

台灣嘉義市人

國立高雄工專電子工程科畢業

現職／

長途電信局嘉義交換工務站

作品／

「就那麼一閃微光」(榮獲教育部79

年文藝創作獎散文獎)

「秧苗正綠」(省府新聞處小說徵

文)

## 最後的偶像

短篇小說組佳作 周宏昌

\*中華民國——一九八九年五月廿一日，臺灣\*  
日升月恆。

醫生的話還是起了作用，伊還是意識到牆和屏障，於是伊決定超越最後的牆壁，告別最後的偶像。這麼一想，便突然有所領悟，從容冷靜得多，並覺得應當對自己的地獄進行反思，也就是把自己的肉體作為靜觀對象，讓哭過的眼睛終於重睹初現的黎明。這正是伊辭別自我偶像的第一步，以後伊還會繼續走下去，大約不會太留戀過去的影子。

\*昭和天皇——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，夕イクン\*  
子夜時分。

他絕望地看著那位軍帽後沿曳著土黃中的「四脚仔」兵熟練地解開鐵欄小門的鎖，忽然卡啦啦地響，鐵門呀然地打開。是時，轉過一張癡笑的嘴臉，示意要跟進來。兩個牛馬小兵豎眉橫眼推了推他。整座囚籠和門外的通道，都落入某一種較諸死亡猶為寂然的沉靜。他站在鐵欄外越起不前，拼命想看個清楚，彷彿這樣會減少他的恐懼。囚籠裡黝暗髮黑，在門扇蔽翳處，細看還有一、二個人影；再使勁眼力往暗遠處窺探，是幢幢人影。他的心立刻緊縮了起來。

陣陣痛苦地呻吟聲或重或輕隱隱襲來，空氣中霉屍似的味道令人欲嘔；他感到一陣狂亂的悸動和眩暈。

「口乾，求求『大人』賞點水喝嗎？」暗暗中有人乞憐，他聽見皮鞭地地的重擊脆響，濃濁惡臭衝，鼻，他禁不住乾嘔且全身無法自抑地顫抖起來，緊跟著一波一波毆打著肉體的，裂帛的聲音，使哀號驀然斷絕。

「バカヤロ！」

背後冷不防地被猛推一把，他踉蹌前栽，在落地一剎那，他始則流淚、飲泣，而終於怎麼也不能不掙起緊握的拳頭，還把力拋向森冷的磚地；重重地拋著，吞下自己那掙扎著要從生命的最內裡沖潰而出的慟哭，「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啥米郎，只讓他在牛舍睡一眠……那時他渾身是傷，你根本不可能趕他走……」哽咽的悲鳴，聽來似乎多餘，在死一般的寂靜中，甬道上傳來迫不及待的，上鎖的鏗鏘聲，一道電筒的光量尾隨皮靴聲漸遠漸弱，終底，他完全陷入一片絕望的黑暗之中，墳墓般的沉默啊！

他抬起頭來，環視黑幕重重的囚籠，突然有個聲音從他腳邊傳來，「有煙嗎？」他本能地將腳縮回，卻撞到另一個人，「水、水、水，快！」貼身的鄰人喝求著，幾近瘋狂，「沒有，」他頹喪地回答：「什麼都沒有。」他彷彿看到四周敵意的眼光正裂著他，「我是無辜的。」

「哼！誰不是？」有個聲音不屑地說。

他黯然垂下頭，渾身上下痛得要命，回想方才的拷問仍心有餘悸，皮鞭如驟雨般的掄打下來，皮破肉綻處，他猶可感覺到濕滑黏稠的液體，不消說那是他的血，嘴裡盡是腥羶的味道。

鴨蛋丟過山——看破，他想，遲早那些日本「四脚仔」會發現他在扯謊，屆時，他們更不會饒過他，也許他早該聽「牽手」的話，不讓那個陌生人靠近他家門……他甚至可以用拏掃帚驅走，厝邊的豬屎叔必定這麼幹，否則那少年郎不會多添脚程，將這趟麻煩往他家送，自己不過是個老實的莊脚人，他懊喪極了，身上累累的傷痕隱隱作痛。

「イシヤ，好痛啊，好痛啊……」不遠處傳來微弱的呻吟。

「誰衣服乾淨些？撕點兒過來。」同方向有個低沉的聲音說。

無人搭理，「唉！就快不行了……」語氣沉著的近乎漠然。

他再次伸出脚，兩肘交互撐起身體，小心翼翼地匍匐前進，爬往聲源的方向，耳膜啞起惡毒的詈罵，他充耳不聞。——是你要布條？

「你有？」那人口氣有些驚訝。

「髒，但有。」

「可以啦。」說完，即刻幫他解衣服。

哦……哦，輕手些！他呼痛地說，覺得那人手勁兒重得出奇，尤其碰觸到他傷口的時候。「那些個『殺人者』！」那人一面動作一面哼了哼，好似這樣出氣，會使他好些，其實也無所謂解不解衣服，他身上披著的橫豎是早被鞭子抽爛了的破布條，瘡痕傷口緊緊黏合，那人每扯一下，宛若撕掉他一塊皮，他開始有點後悔，不明白自己究竟是怎麼回事，已經自身難保，還妄想擔保他人？

「卡忍耐，都是自己同胞，我看他撐不過今晚啦！替他換條繃帶，能夠讓他舒服些，就讓他舒服些吧！」

那人用著半勸半哄的口吻，好像當他是個任性的「紅嬰仔」，奇怪的是，那人聲音裡有一種他所無法理解的，和著撫慰與善體人意的力量，雖然他渾身痛楚，但在心深處卻彷彿獲了那股力量，登時踏實了不少。

「請問大名是……？」那人問。

「蘇助。叫我阿助行就成了。」

「阿助仔。」那人喃喃複誦了一遍。

「你呢？」

「沈水俊。我是位醫生。」

「醫生？」

那人嚴肅地點點頭，多麼鮮明且深刻的名詞，印象中依稀聽他「牽手」提過，沄水村裡剛來了個イシヤ行醫（是個「過鹽水」的醫生），遇到街前巷後的窮苦人家，總是慈悲地婉拒收費，偶爾還蝕本的賑濟，叫病患的家眷買些豬肝類等滋補品，養養元氣，他阿助仔窮歸窮，但礙於強烈的自尊心，所以他始終抗拒到那兒去，孩子生病，皆偏倚他「牽手」代勞，莫非眼前這個人就是那個被村人們尊稱為「保生大帝」的活神明——

「在沄水村看病的沈桑？」他問。

「嗯。」醫生低頭忙著。

阿助仔聽見自己衣服被撕裂的聲音，在暈暗中出奇的刺耳，他聞風不動挨著牆坐著，視力已慢慢恢復過來，就著牢牆頂端剝落處一道細縫的，薄弱的月光，他發現，不超過十呎見方的牢籠，擠滿了鬼影一般的人頭：軟癱的、焦愁的、失魂落魄的……；一個個蓬頭垢面，死去活來，尿急的時候，囚犯們旁若無人的就地撒尿，然後若無其事的或蹲或坐在尿灘旁，無視它散發出來的惡臭，整個囚籠看來就像一窟「尿穴」。

牆壁濕膩膩的，貼著他赤裸的背脊，漿漿糊糊地難過，阿助仔僅容屈腿坐著，兩隻肥漬漬的老鼠，在他的胯骨下鑽來鑽去，似乎在作捉迷藏的遊戲，醫生正熟練地為枕在他膝蓋那個血流不止的人包紮，這個懸壺濟世的人的年齡也許並不很大（至多比自己年長幾歲罷了），有著兩道濃而粗健的眉毛，一對有些女性化的，在下眼瞼躺著兩條小臥蠶的眼睛……；桃花型的臉孔，老實說，沈醫生出奇的俊美，真是人如其名的吻合：「水」嚙嚙的「俊」俏，而靠著他腿那個人卻是命若遊絲，賸下兩片嘴唇一張一翕，好像一尾垂死的魚。

「沒錄用，他拖不過明天！」阿助仔右側的人發出沙啞的嗓音，「氣若呼出就無醫……」

「人殺V！」醫生喃喃地用日本話說。

囚犯們並非全然相像，對艱苦日子的回應各自不同，漆夜中傳來鼾聲，阿助仔羨慕極了！雖然身繫囹圄飽餐蹂躪，但是某些人較其他人懂得適應之道，即使在這樣臭氣薰天，蚊聲鼎沸的環境裡，照樣有人酣睡正甜：他會夢見他的妻兒嗎？他會夢見明日太陽依舊東昇嗎？……

「喂，你為啥米被抓？」嗓音啞啞的人再度開口。

阿助仔黏了黏乾燥的嘴唇，一時愁緒思湧，他用雙手搗著臉，始則泣，繼而失聲；含冤未伸，無從說起：「無歹無誌唉！」

沈醫生也抬起頭來，有人願意聆聽他的苦難，總是快事一樁，在這個殘民以逞的日據時代裡，阿助仔激動地娓娓道來——

昨晚深夜，狗吠聲不歇，起了一陣風後，聽見屋外乒乓兵的敲門聲，開了門，赫然發現亭子腳柱半倚著一個掛了彩的少年郎，臉色泛鐵青，上氣接不著下氣，恰時我「牽手」跟出來，懼見狼狽樣，又哭又嚷，硬是不讓他進門。

「僥倖，你會充英雄好漢……人心肚內……你不怕去吃『籠仔飯』……」

「住嘴！想把『四脚仔』喚來不成？到灶炕拏兩條烤蕃薯來，我來發落他。」

烤蕃薯拏來了，只有一條；少年郎仍感激地收下，他半跛半慌地掉頭便走，右小腿肚一截碗徑粗的傷口正汨汨地淌出鮮血，滴落地面，逸邇成蛇行狀的血跡，阿助仔躡足跟上。

「你跟出去幹嘛？」

「萬一人沒走，賴在厝角落的稻草堆上睡覺怎麼辦？盯著他走遠哇！妳門門上，屋裡待著，等我叫了門再應。」待門一關攔，阿助仔遽步攙扶少年郎，往牛舍方向奔，穿過厝角，落順手從衣竿上扯下一件薄衫，「真失禮，委屈你住這地方，蕃薯趁熱快吃。」他輕聲細語說。

「謝謝才才サン，我……」

「好啦，甯講了，這款壞年冬多怪事。我家那『柴把』怕你惹麻煩，莫見怪，換了別人也一樣。日本『四脚仔』真夠狠，作威作福，你我心裡皆清楚。我惜你是自己人，賭命借你宿眠。把衣服換了吧。」阿助仔把少年郎血漬斑斑的衣衫，塞進稻草堆中，並用雙手撥撥弄弄，直到它看不出出一絲痕跡。

「我一夜未眠，天剛濛濛亮，我悄悄溜到牛舍探個究竟，」囚犯們的傾聽，讓阿助仔心寬不少，繼續說：「少年郎早已醒了！用那種感激的眼光看我，怪不自在的。我告訴他附近的地理狀況，往南走是三界埔，沿北上是牛稠山，兩條路擇其一，逃命要緊！」

少年郎啞力扶牆爬起，向他拜謝再三。阿助仔是個厚道的人，難免感情豐富，「不是我絕情寡義，是怕你留下被『四脚仔』發現，我們一塊兒遭殃，明白嗎？我害怕，從小我就不是一個勇敢的人，如今更怕連累到我的家人。」

「才才サン，請問大名？」

「算了吧！我不認識你，你不欠我人情。——就這樣寥寥數語話別，看著他離開才下田去作食頭。」

「往那個方向？」醫生方才打破緘默，聲音有些顫抖高亢。

「我不清楚。」阿助仔說，略顯遲疑又一臉的困惑，「真是禍不單行。料想不到，『四脚仔』突然包圍村子大搜索，

從清晨到傍晚，每一寸地方都翻遍了。到了日落時分，那件血衣終於被這道腥紅未清洗的血跡循線搜獲……」  
猝然周圍都安靜下來，一片死寂，宛如他說了什麼可怕的事。他只能清楚聽見自個兒嚙口水的咕嘟聲。莫非又幹了樁傻事不成——

「我發誓，我確實不知道他是啥米人？日本『四脚仔』又為什麼要捉他？」  
「醫生，他們會槍殺他嗎？」一個聲音岔進來。

醫生。槍殺。這生殺殺的字眼兒，著實讓阿助仔緊張起來。沈桑能夠援救他的命嗎？最重要的，他能告訴他自己究竟造了什麼孽？善有善報，為什麼他得到的卻是這種下場。

「醫：生——」他舌頭有些彘扭，「『四脚仔』會槍殺我嗎？」

沒有話說，黑夜像堵牆一樣圍著他們，密不透風。想到那群敗類的嘴臉，阿助仔就禁不住血脈賁張，心上抽痛著，每一根神經要爆裂似的顫抖起來：「我祇是個老老實實莊脚人啊……」

良久。醫生緩緩轉過頭來，滿臉憂戚卻仍力圖鎮定，遲疑了一會兒，說：「舉頭三尺有神明，善惡報應時分明。」  
\*中華民國——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，臺灣\*

暮色朦朧。

黑色擦失了這箇寥小的村莊，繼續向山頭抹去，伸過田野的小路和流水，似乎已經由忙碌步向沉寂。

冒著一村子的寧靜，伊一刀刀劈砍，如此孜孜矻矻，勤勤懇懇，剝裂的聲音揉搓室內每一寸柔和。屋外荷塘蛙鼓。風鳴，柳琴糜集；屋內則雕刀奏響，此起，木屑彼落。日復一日，彷彿伊生命的歲月正漸漸地消逝、萎縮，最後形體腐朽，寂然消失於天地之間。隨著伊蒼邁的繭手之下正有一尊粗獷的神像霍霍蛻成。燈泡鵝黃光芒裹泥剛成形的雛體，表情比伊滿頭的白髮及乾癟的皺紋滿佈的臉孔還木然。安謐中人、像對坐，身旁那一碗映光的水酒殊不知供伊？或供像？伊低頭仔細端詳這一尊即將蟬脫的神像，復用手渾體摩挲，再仰瞻羅列於供桌上已完型禪定的神佛，豎身挺坐，嗒然地沉默了良久，終於憂愁地嘆息了。

「神啊！扶我以靈，賜我以巧。」

伊知道自己已凋逝了一個嫉惡如仇的少、青年和一段漸仁摩義的民國紀元：

——民國34年8月的日本投降。(以德報怨)

——民國36年2月的「二二八事件」。(閱牆史悲)

——民國38年12月的政府遷臺。(大陸棄守)

在這段血和淚交織的生活背景歷程中，有不少人讚賞伊豐富經驗下的作品，卻從來沒完成一尊伊自我認為法相慈悲莊嚴顯赫的神像。每次走訪島嶼的大小廟宇，看見誠樸且膜拜如儀的人們敬稟神像擎香祈禱，伊就心生愧咎。人們誠敬，

而神像卻缺乏威靈，這是多麼遺憾的事，居於這中間媒介的伊感覺有負人、神兩方，伊冀望能補足這缺憾，伊更不想因此而有辱神君。

本來今晚這些工作原可留明日再做的。但是晚近幾年不饒人的宿疾逕直啃噬著伊原本羸弱的體力。伊畢生難忘那段腥風血雨的日子：恐懼、逃亡、無言可說的絕望，和有一種無形的地獄伴隨著。彷彿巨大的浪潮，排山倒海，一波接一波地向伊席捲而至。在伊的心中，正切切地想著：無論如何，伊應該趁著意識還清醒的時候，使盡全身的力氣，躲開波譎雲詭的、少年時代拒捕前那一段地獄似地黑暗的日子。伊想到立刻雇車到那所小診所去，但是，隔了五、六十年的今日，那時的沈醫生還在嗎？伊苦苦地想著。

「忍耐些。」

林明興在模糊的淚眼中，看見沈醫生給伊一個最鄭重摯誠的、宗教徒對別人的苦痛特有的、關切的一瞥。「哦。」伊說。

身材頎長的沈醫生正譎然地操刀急救，在逆光的他的臉上，豆大的汗珠恣意掛滿額額與兩鬢，一雙單眼皮、澄澈的眼睛，漾著安靜卻是逼人的光采。

「噢！」伊噤聲驚喊起來。

「傷得真不輕，我這小診所又缺麻醉藥，請你再忍耐些！」沈醫生繼續埋首挑剔傷口。

想著，想著，不知不覺伊也就把軀體全身連座給劈剝好了。木體的初形是粗糙、輪廓模糊，所以林明興先用心中的偶像（構思近五、六十年的人影）衡量木塊的大小，再掂算各部的比例，摒氣凝神又是剗刀又是剗刀不停的更換，逐寸的或剗或剗，一張一弛，慢慢的把概略的模型完成。

工作趕到這裡，伊也感覺累了，就歇歇手先用臉中擦下一把汗，再呷一口水酒及喘了一口沮氣，白日已辛苦了一天，但是現在才是最重要時刻的開始。為了神像全身的著修，伊不能不稍為提神，先替神像的臉跟手部的再雕儲一番精勵。臉跟手部是最細最難浮凸表現的部位，雕匠所具有的技巧和一切神的意志藏鋒其中：神面慈祥，聖輝閃耀著先知先覺；神的手指斜垂佈沐慈愛的涓滴，苦海無邊，就等神的手去挽瀾引就，導渡聖天，同沾真暉、妙享天樂雨華……

「多久了、傷口壞成這樣的？」

伊沉默了一會，囁聲說：「前天晌午。」

沈醫生那雙專業化的眼睛瞪視著：林明興的病況已經危篤得很了！陰翳臉色中透著屍黃，右小腿潰爛的傷口業已菌化，筋骨也有受損，如火速送往城裡大醫院手術，恐有截肢殘廢之慮。

「醫生，」伊困難地支撐起上半身，一件沾血赭黃色的罩衫，顯得乾皺且邋邇。沈醫生睜然制止伊：「不急，躺下休息吧！」

「不行。」林明興若有所悟的把下半身挪下病床，伊仔肩數百條人命的重任未卸，更遑論後有日本「四脚仔」的迫



緝，耽擱一刻則命休矣！死，不足惜；連累無辜那才真正是罪不容誅。

「別怕，這兒很安全。」沈醫生翻著他那清澄得發青的、高尚而鮮明的眼睛，肅穆地說。

林明興望著眼前這位溫文爾雅的醫生在伊面前安靜地凝視著伊，感到彷彿闖進了伊不該出現的場所的那種歉疚和不安。「嗯。」伊苦笑了起來，企圖掩飾著內心的憂悵。伊是永遠都不會忘記的啊！伊記得，醫生就是那樣無所謂好奇、無所謂陌生地，抬著頭望著伊。有那麼一段片刻，伊沒有說話。然後伊只輕輕地搖了搖頭。伊感到飢餓時慣有的虛脫。可就在伊向著他深深鞠躬後轉身的一刻，伊看見醫生的單薄的嘴角，逐漸地泛起了訴說著無限的親愛的笑意，而從那微腫的、單眼皮的、深情地凝視著伊的眼睛裡，卻同時安靜地淌下晶瑩的淚珠。

醫生並引領著伊從後門抄捷徑。俄頃之際，醫生伸出他那雙十指青蔥的手摀緊伊的十指，摯情地說：「珍重吧！老弟。」

想到這裡，伊的手竟不由自主的抖縮回來，鑑於以前多次失錯在手部的精雕上，伊再也不能過份自信，真的！畢竟「雕刻」的行業，曾經是伊所鄙棄的祖承家業，在那年伊毅然參加「反日臺灣組織會」的一次父子勸谿後。

月光削下樹的影子，斜斜倚靠在牆垣上。林明興把燈泡移近了一點，又吹吹木指上面的積屑，看清楚木質轉理猶及完好的手肢後，就抄起一枝最合手的明亮剃刀，順著，一刀刀輕婉的滑指而過，像那夜分離時四隻手掌融融攏握的無言的感覺。

\*昭和天皇——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，タイクン\*

皎月當空。

一籠無助無告的人。甚至連援救都談不上，牢籠不僅在施行懲罰，而且摧毀人類意志，挖掘人類弱點。

醫生腿上那個傷患，依然哀嚎呼痛，只是聲音更微弱了。

「這位大哥，」蘇助滿懷希望對著那位喉嚨沙啞的人說：「你是怎麼被關進來？」

那人像進監有些時日了，他似乎對這裡的惡臭、擁擠和痛苦適應得當從容。阿助仔由衷期待自己的情況和他一樣，這一來，他只是囚犯們的一個，不致特別突出；至少，他不會完全的孤單。

那人只瞪了他一眼，卻不答話。

「他是個沒卵葩的『走狗』！」滿臉鬍渣的人搶口道，語帶鄙夷：「吃碗內，洗碗外；這裡面有三個人因為他誣陷而被抓，包括醫生腿上那位快死的乙吉。幹X娘！通風報信的『爪把子』！」

阿助仔閉上眼睛，內心萌起奇異的感覺——介於哭與笑之間的矛盾感覺，超過他所能處理的限度。耳際的蚊鳴嗡嗡價響，忽近忽遠，揮之不去。他在盤算和上蒼進行一筆交易，就像拏稻穀、蕃薯兌換日用品。這一次，倘若真能脫離這個鬼地方——不管日本「四脚仔」以什麼方式捕捉到他們所要的人——他都決心將所有的謙虛、虔誠、信仰、包括個人的激情，完全奉獻給他腦海裡的諸神衆佛：玉皇大帝、觀音菩薩、天上聖母、保生大帝、福德正神、濟公禪師、哪吒

太子……；他會盡力去學習做個熱愛這充斥暴戾與殺刃世界的「聖人」。只要他能離開這逼仄可憎的籠柵。

「喀、喀、……」皮靴聲劃一蹶地，從遠而近，由近爆響，通道盡頭的光芒也愈見刺眼。他心頭跟著一亮。鏗鏘撞擊的鎖鏈聲撩撥著此恣的囚心，彷彿有一股來自幽冥索命的淒涼。「喂！你。」耀眼的白光令阿助仔眩暈。「還有你！」甬道又是一陣插耳的喀聲聲。

「報告隊長，人犯帶到了！」只見皮鞭往上一揮，「四脚仔」持槍敬禮後往兩側退開，現出一個高挺的背影——一襲綠呢日本戎裝，腳踝律動地上下聳動著。

時間倏忽靜止。俄頃間，背影霍然猛轉，兜臉就是一擊正拳，結結實實地落在阿助仔的臉頰。滿臉血腥的阿助仔搖晃地朝後仰倒；這一拳，也把他所有的希望擊個粉碎。

「哈、哈、哈、……」日本隊長洋洋得意地竊笑，「英雄？」他咬牙切齒地俯身拎起阿助仔，且睥睨著眼前這個驚惶失措的小人物：扁平臘黃的臉，眼屎尚無恥地黏在那雙細小如鼠的眼眶上——實不是「英雄」人物。

「告訴他！告訴他！」隊長漲紅著臉對醫生說：「他竟敢欺騙日本皇軍！」

咆哮、嘶叫，各種怪聲，從那位肩章兩條槓一顆星的隊長的嘴裡煙黃的燦牙迸出，一聲吼似一聲。阿助仔被拎離地面，餌魚般痛苦地搖頭；他一句話也聽不懂。

「他不懂日語。」醫生悚然解困說：「他根本不認識你們要抓的人。」

「木ン夕ウ？」隊長陰陰地說：「今天早上我們在他家搜獲血衣……也有人證實昨晚他家有尋常的交談聲。」

「中國人是好客、富人情味的民族。寒夜客來茶當酒，不就是這麼回事嘛？」

「八力眯口！我不是叫你來吟詠詩詞的，你最好認清自己的立場。我——要——你——翻——譯，懂嗎？」

「不錯。但我們缺少一個能救『遠離死亡』的醫生。看他——」隊長兇狠地鞭撻阿助仔，恣縱地睨著他肉身的掙扎和哀號。

「夠了。夠了。」醫生別過頭，不願再目睹蹂躪。

隊長擽手，示意他的部下挾持起阿助仔。「現在，可以正式開始啦。」他趾高氣揚地宣佈道。

「他和那個叛亂份子到底是什麼關係？」

醫生把他的話翻譯給阿助仔聽。

「什麼關係？——天啊！我和他非親非故的，會有什麼關係？」阿助仔惶惑起來：「醫生啊！他們該不會以為我是『同黨』的吧？我都知道他是叛亂、不叛亂的，與我這個不識半字的莊脚人有什麼關係呢？他餓，他累，我給他吃，叫他休息，我祇當他是個出外人，就是這樣。醫生，求求你告訴他們吧！」

醫生偷偷地瞟了一下，他已經預感了某種不幸，心不由得在胸口突突撞擊著。他思維著人世間最純粹的、最溫潤的



關照行為，為什麼在異族殖民的年代裡變得如此詭譎、可怖。

「問他人住那個方向逃逸。」隊長厲聲命令道。

「阿助仔，他問你人逃往那個地方？不要管我事先不知道這回事。」醫生急切地補充，「你怎麼說，我怎麼告訴他，你自己決定……」阿助仔有些優柔寡斷，遂爾張口結舌，想說的話卻半字也吐不出。他應該說實話嗎？……即使因而丟掉性命？為什麼「聖人」難做：為了良心？道德？……還是僅僅為了滿足他個人宗教上的虛榮心？不，是自己的那顆「貪生怕死」的心隱隱作祟，沉沉地吐出一口氣：

「牛稠山！」

「牛稠山。他說牛稠山。」醫生下氣怡聲說。兀然睜開了眼睛。他的眼光越過了日本隊長的左肩，彷彿瞭望著一個遠方的定點，浸淫膨脹成一面面赤色的、尚武的大圓點。

\* 中華民國——一九八九年五月廿一日，臺灣 \*

月白風清。

屋內空氣的燥熱早已飄走了。可是腋濕的衣服仍未能阻止林明興的那一份熱愛與勤謹。左木肢的姆指是向外微伸的，多少無棄的包容在雕刀下挽回。無名指比小指更捲曲，食指前垂，中指略上彎，這是難刻形顯意的部份之一，多少指引，多少慈悲，沿指頭點點而出，衝過迷，掃開徬徨，在紅塵中巨擎，傘蓋人世苦流，航航多少衆生……

林明興在暮色中奔走，向著伊所無法確定的方向。

風習習，影搖搖，一路躡行踉踉蹌蹌；這時候全世界似乎只剩下伊驚恐的足音，和自己細弱而急促的喘息聲。「喂！請留步。」一道啞啞但清晰的聲音霎時落在這片漆墨綠的、迎風婆娑著的相思樹林，伊詫異地瞪大了眼睛——糟糕！「是我，醫生。」就著慘淡的光暈，伊發現幢幢鬚影，不，再仔細看清是一個高大的影子向伊著著逼。

「很抱歉，嚇著你了！」醫生撥開纏人繞足的枯藤槁蔓，一張漾著逼人的光采的桃花臉孔，立刻輪廓起來，「方才在診所人多嘴雜，談話不便，擔憂日本『四脚仔』佈下眼線，不可不防。」

「有事嗎？」林明興渾身顫巍巍、左右搖晃。

「我知道你此去路途多舛，況且日本『四脚仔』的嗅覺像狗靈敏，擒人如甕中捉蟹。絕不能大意！」醫生栖栖皇皇地前瞻後顧，欠身耳語：「診所後面有個小土坡，土坡內闢有地窖，是家人防空襲用的，我想你先到附近民家暫避，但時間不能拖欠，再潛回地窖避難！」

林明興慢慢的把伊的意念用雕刀刻在木像的左手上，又琢琢磨磨的長割短截，磨續的動作使前伸平吊卻又向外側的左手大小臂也顯露出來。

時間走得飞快，現在圓月已高懸的不屬任何一方。星星踱著更次的步子，三兩傳吠的野犬越來疏落。一樁未完心願的使命感促使林明興在完成左手後又轉向去忙右手。

持玉瓶的右手好輕靈，蘊集守真沒有半點自我，扶著露瓶執於胸前，苦心禪定；世俗就是如此被摒落，就靠這種無慾的苦越打下三千魔孽，引登彼岸，功德莊嚴。再返持常春青柳玉瓶，大化行宇，廣散妙香，回渡我衆。

林明興想著這翻湧的禪釋，僵坐的身體對著尚未完成的神像，竟有頂禮膜拜的衝動。

與神速，生敬仰心；與神近，生親切感。

這也是真的！伊好意願並十分篤信神明的存在屬實，這樣伊的父母就必定可追隨在神像的左右，還有未曾留名的恩人和沈醫生；人神合一，是種奢求，卻是伊至高的悲願。到現在回想起來仍是相同的看法，能存活在這種衣食無虞的社會裡是神佛的庇佑，年輕時血性男兒的愛國熱情，現在已成了一段效死弗去的回憶片斷。

\*昭和天皇——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，夕イクシ\*  
更深人靜。

黑夜重又籠罩在他們四壁，這個寒樞發臭環境，猶如外邊的世界，充斥著過量的憂傷與苦悶；有時是肉體的逃亡，有時是精神的逃亡；或逃避死，或逃避地獄，或逃避黑暗，有時甚還得逃避獎賞。例如，被劊子手獎賞，獎品自然帶有血腥味，這不逃避恐怕不行。

入獄最難挨的時刻是自我封閉之際，此時獨自一人面對空寂的時間，邪惡的幽靈悄悄隱現，腦海裡面不斷閃現許許多多的懷疑，不如外面的人是否忠誠依舊，自己的犧牲又值得嗎？而阿助仔不再夢想逃脫，生活的煎熬、人權的不彰、嚴刑的拷問，使他不輕易信賴奇蹟。

「醫生，什麼時候……？」再沒有比奄奄待斃的聲音更令人覺得悲哀了。阿助仔的眼眶、鼻子都紅腫著，但已沒有了傷懷。

「天亮後。」醫生覺得自己回答像劊子手——醫學只教給他傷與痛，卻不曾解剖過悲與喜。沈水俊一邊揩淚，一邊說。他怎麼也不曾想到過，自己會在這全然陌生的環境，這完全初識的人跟前，這樣流著、流著眼淚，而毫無辦法；我不殺伯仁，伯仁卻因我而死。醫生強烈的譴責自己的誘敵「金蟬脫殼」計。

倚在醫生身上那位瀕死的人，這時乍然發出囁語：「是你嗎，娘？」

「他娘來接他回極樂世界囉。」那口沙啞的嗓音，「他就要得到真正的解脫了。這些日子以來，我一直在想怎樣才擁有真正的寧靜與平安，其實做一個臣服大日本帝國的順民——」

「幹X娘！你這個沒卵葩的『爪耙子』！」、「攏總一句是你怕死！怕死！怕死的『狗』雜種！」、……。

囚犯們交相指責斥道，賣國賊淪為衆矢之的。

「啊……我也害怕——」阿助仔的頭垂落兩膝之間，「怕死」二字再次挑起他的情緒，憲憲窸窣，發出哽咽的噤聲。

「每個人都害怕死亡，我也不例外。」醫生垂下眼臉，重重拉聲長長的歎息，「但苟活著未必比死更來得容易和愉快，我們最大的難題是死得既能榮耀自己，又能死得其所。」

「你是個『讀高冊』的人，告訴我究竟是造了什麼冤孽，纔會得到這種報應？」

「不，阿助仔，這不是報應，你的磨難來自於慈悲。我深信你選擇的是一種榮耀的死。」

阿助仔的頭微微向後仰，凝視著漆黑的夜幕，那是屬於他心靈深處一大片安穩而柔祥的寂地，寧靜契合著他生命的脈息。

\*中華民國——一九八九年五月廿一日，臺灣\*

戴月披星。

林明興慢慢地把斜抱在懷中的神像立了正，再次縝密細察這雙對視的手。這雙手雕的真是美好，覆遍三千，澤澤蒼生，多少歷來心血的凝望，多少經驗成長的輔貼，今宵的徹夜疲憊已有卓著的嘉許。千處祈求千處現，苦海尚作度人舟。神將藉伊的憂勞顯形，伊的恩人將隨神的形體告慰，人們將對著神像禱誠；可是伊還不願停頓。這尊神像還沒有完成，伊感覺出一種敦促，對於尚未完成的首部和衣、身。

神的衣身是比較繁縟，卻不必費盡心機雕飾的部份；摺領深溝比較闊長，部份需要大幅度挖深。背後圓整，身前就多了許多的飾物：下擺的垂佩，兩肩雲繞的瓔珞，臂上輕紗飛附仙靈。將來上漆後，這玉絲金縷的袍衣將神光輝映。靈足登踏柔色蓮華，花瓣香遍開重臺。

穿窗淳風徐吹，彷彿當年那一襲薄衫飄飄然玲瓏起來。

工作到此，林明興眨紅絲顯佈的眯眼，對著神像，心中又有縷縷的歉意。伊所能做的，伊所能寄寓的僅能到這裡，對虔敬的金身，伊無法再做再好的縷飾。

伊的正誼明道，人世堆疊的經驗，也祇能帶到這種天、人阻隔，不能攀度的長河。梵香僅凝聚柱頭，寰塵畢竟有止境，伊雕的是神啊！不是戴著「面具」的人。

記得那年是在光復後的第三個春天，伊從福建拜師習雕藝有成後，風塵僕僕一路趕到那座印象中的小村落，找尋：診所、土角厝、地窖、牛舍、……，還有恩人；結果：物舊人非。就在那時候，伊曾覺得所有來過和將去的路，伊全不認得了！

「你要問哈米郎？」阿婆說。

「沈水俊，是個醫生。」

「沈——水——俊。」阿婆拄著拐杖囁嚅地問：「你是他的哈米人？」

「好朋友。」

阿婆往伊身上仔仔細細打量一番，低聲說：「真天壽哦！『二二八事件』就被人抓去『車頭』槍殺，好多人死成堆，悽慘落魄……」

林明興憂心地想著，伊覺得所有的路伊全認不得了。伊茫然感到心慌——一切缺憾雖可歸諸天地，但寸心之中、思